THƯ VIỆN AN GIANG
HN.000182

書經　卷一

龍川省定美總順興村醫科高鼎興字

五經節要卷一

壬辰年八月廿五日

THUAN·HUNG
泰興堂

裴氏原本

五經節要

集文堂校梓

集文堂

丹宮藏板

序

科舉之設其來尚矣旣有科舉則有科舉之文有科舉之文則

序

節要者裴氏原本也

五經載籍之文皆要

也科舉之學專於理

會文字往往節而約
之以便記誦備決科
前輩諸家各有私本
就中訓解詳核引用

淵博則未胥如是本
者因鋟之梓額以節
要亦曰舉學之要
云

旨

御製書經序

朕惟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亮之衷敷布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追蹤

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夫後世之天下唐虞
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爲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
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爲君者必思比
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爲君爲臣者必思媲美
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爲臣也

書經大全集傳序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朱子）令沈作書集傳十年始克成編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衣著）奧（室西南隅）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湯）建極（武）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

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

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傳四代之書分爲十卷（虞夏商周）書（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訓釋詁通古今之言）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嘉定（亦寧宗年號）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字仲默號九峯）

書經大全序

漢孔安國（先聖十二世孫武帝博士為尚書起家）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文字書籍）生焉○（楊氏曰三乾三坤古之天地字也偃之為三坎三離立之為水火者雷震風巽山艮澤兌之字亦然八字法立而字畫不勝窮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訓誥誓命隨事立義）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董氏鼎曰少昊以下爲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典
舜典堯舜以前立法蓋始於伏羲故易繫辭兼言五帝羲農黃堯舜
王氏曰君天下之號有三皇言大帝言諦音帝視也王言公不
過以殊徽號而非有所優劣也惟邵子經世皇極經世乃有
皇帝王霸之分然亦以論其世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音色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

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覩史
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
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職方即周禮職方氏屬夏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
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孔子弟子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

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
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或
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
許行爲神農之言孟子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
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
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
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董氏鼎曰)陸氏(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爲至若唐孔氏(孔穎達)以征貢歌範足爲十例亦不必從善乎

林氏謂讀書在求帝王之心以克修齊治平之道體例

安足言哉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家語云孔騰字子襄先聖十世孫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

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字以為篆隸多誹謗者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使皆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塡以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道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即馬鄭馬融鄭玄所註二十九篇是也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

至魯共王景帝子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

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傳謂春秋一云

周易十翼皆科斗文字科斗蝦蟇子書形似之科斗書者蒼頡所製之字也科斗一作蝌蚪古無紙墨

用漆書竹簡其畫起重而末輕似蝦蟇子周宣王太史籀變科斗爲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鍾石磬絲竹之音孔子子孫不忘禮樂之常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爲隸書以易古文○秦程邈變篆書爲隸字簡

點畫以便徒肄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并序小序見後凡

五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音隻求也群言以立訓傳旣畢會巫蠱事蠱者藥蠱與符厭令人蠱惑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正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安國此序不類西京西漢文字朱子曰書序恐不是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又曰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可疑之甚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當時號令於衆

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而於今世爲所難知

誓命則是史官所撰櫽括潤色揉曲曰櫽正方曰括皆製木之器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値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至梅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安國書而施行焉安國所增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伏生所授馬鄭所注而謂安國之書

爲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傳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安國之序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吳氏曰伏氏書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

安國書二十五篇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不亦

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

之書詰屈曲聱序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

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董氏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

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蓋自孔子

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

刪詩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以

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尙洪荒
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霸習尙權譎又非聖人
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再脩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
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
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
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舜）所以開知行之端至善協
一四言（伊尹）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人道之門
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

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則有無逸修已立政任人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歌詠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褒善貶惡即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

端書則備記帝王政事之全體循壽治平之規模事業
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鄭氏曰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
亦以服食器用爲要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
賦其總禾本總銍音質禾半藁秸音戛去藁麤皮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
廪之儲也糇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惟土貢之要也兗州
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以

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如砮丹銀鐵）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旣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齒（荆揚貢金三品及齒革）珠貝（徐淮夷貢蠙珠）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也責其土產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蓋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遷於荆揚久矣其肯以冀爲都耶及周之衰荆

楊陷於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頃王使毛伯來求金。魯文公蓋以魯通於吳揚州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書說綱領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記以具事之首尾○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子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泚然不可測也尚

書初讀似見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或問諸家書解誰是最好莫是東坡為上否曰然東坡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但終不純粹)。諸說蘇氏傷於簡林氏(少穎)傷於繁王氏(荆公)傷於鑿呂氏(東萊)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而已允執厥中(禹謨)書所以始歲中有慶(呂刑)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illegible]

刄而解矣

程氏去華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皐陶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啟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親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

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君之志則去鬻拳以兵諫楚子出左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伊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都洛中土圖大大業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

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十二年爲一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堯舜禹）無俟皇極之煩言（箕子告武王）欽恤明刑（舜）何至呂刑之騰口（穆王訓刑）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高）洿（下）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虞書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朱子曰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跡而可爲典常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曰若曰越通曰若發語辭稽古帝堯曰放至勳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及四表外格至於上天下地

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安安言其德性之美

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强所謂性之者也孟子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聰明文章意思本其德性而言也允信恭克能讓欽存於中恭見於外以其行實而言也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平等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朱子曰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

籍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眞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王氏曰欽明文思安安是堯之得於天者異於人九恭克讓是堯之見諸行事者異於人欽明文思或可能也安安不可能也恭讓或可能也允克不可能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和平均章明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變時雍

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高曾祖考至玄孫子孫曾玄之親百姓畿內民庶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

諸侯之國變變惡爲善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問古註作能明 頭

俊德之人似有理 朱子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眞氏曰大學以明明德爲親民之端與夫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陳氏曰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時雍者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豈功自功德自德哉

乃命總命羲和重黎之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縱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横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爲娵訾二月戌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

呂氏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

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克明俊德)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曆象授時)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春分秋分)伯趙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鳥氏司啓(立春立夏)丹鳥氏司閉(立秋立冬)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曰敬最為詳嚴及夏羲和合為一其職已略至周為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則其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猶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陳氏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况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分命羲仲宅（居）嵎夷曰暘谷（日出）寅（敬）賓（接賓如）出日平（均）秩（序）東作（春務）日中星鳥以殷（中也）仲春厥民析（分）鳥

獸孳音字乳化尾交接

暘谷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

在東表之地寅賓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

之景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

之事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

也日中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者晝夜皆五十刻康熙御案晝測日影

夜考中星此曆家之要務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鶉火爲春分昏之

中星也在南北極之閒先時冬寒民聚於隩於到反至是則以民

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朱氏曰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
四處非也若如此則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
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處皆不歛穫矣大抵羲和四子
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
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
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
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
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
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
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 陳氏曰諸家

解皆以分命申命四子爲作四時曆始以羲仲言使待春分之旦賓出日而識其景然後作春曆不亦晚乎其不通可知矣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爲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恐其推步或差而審訂孜驗之方爲可通

申重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夏訛（変化）敬致日永（長）星火以正仲夏（午爲正陽）厥民因（析而又析）鳥獸希革（毛希而革易）

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

南訛（南訛史記索隱作南爲當爲之事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変化之事也

事也敬致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也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日所入寅餞送行納日平秩西秋成宵夜中星虛以殷仲秋秋分陰之中厥民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鳥獸毛毨毛落更生鮮好

西謂西極之地餞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中者晝夜亦五十刻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日淪地中萬象幽暗）平在察朔冬易（歲易）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子爲正陰）厥民隩（室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鳥獸氄毛（生耎）（雨雪寒平）

（毳細毛以自煖）

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

晝四十刻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

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

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詳如是是以術（法）

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

宋嘉定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
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
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名僧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
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
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
一度何承天南朝宋時人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

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顧氏曰月令繇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於夏商之際○金仁山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昏昴中至月令時差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奎中至本朝元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昏壁中今延祐元仁又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

王氏曰三時曰平秩至農事也至冬農事畢矣歲事且終天氣更始故言平在朔易

吳氏曰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又就羲和之中重分之旣命其仲復命其叔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昬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帝曰咨(嗟)汝羲曁(及)和朞(周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治)百工(官)庶(衆)績(功)咸熙(廣)

凡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附)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

赤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爲氣盈一節一氣其三十日有餘分月與日會而少五日爲朔虚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合氣盈朔虚而閏生焉失閏則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呂氏曰釐工熙績二句乃史記堯治曆明時而致正官立治之功也董氏鼎曰日

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曆家說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然二十八宿亦星也何以與天並行而日月五星獨不能並行也

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謂之經星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或右轉自地面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於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

雖異而實同矣。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

帝曰疇誰咨若順時登庸用放齊曰胤子堯嗣子朱丹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

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焉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

朱子曰自此到篇末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

予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堯問疇咨若時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爲惡之人此直是放齊不知予朱之惡失於薦耳

帝曰疇咨若予采事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驩兜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

陳氏曰驩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爲欺罔堯已燭其奸

未及誅之耳舜即受禪後畏惡不悛故罪之陸氏曰堯之知

共工鯀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帝曰咨四岳湯湯水盛貌洪大水方割害蕩蕩廣貌懷包山襄駕出上

陵大阜浩浩大貌滔天下民其咨嗟有能俾乂有能任此責使之治水

僉衆曰於鯀崇伯名哉帝曰吁咈哉方逆命圮敗族類岳曰

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年績功用弗成

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歎其美而

薦之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悖戾自用而不行圮

族者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以此楚辭言鯀婞直是已廢而復强擧之意試乃可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不敬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問堯旣知鯀如何猶用之 朱子曰 鯀也是有才智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狼瑺弄了八九年無收殺了故舜殛之

呂氏曰 鯀非無治水之才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所

無事。洪範鯀陻洪水、楚辭鴟龜曳銜、障隄綿亘若鴟龜之曳尾相銜然。甚雅。欽字可治
鯀之病。鯀不能用也。堯時天下皆君子。惟此三人與衆
異爲小人。故書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陳氏曰。祭法云
禹能修鯀之功。鯀非無功。但不成耳。於人所共賢而賢
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三人丹朱共工伯鯀當時所
賢。堯獨察其不然。此可見堯之知人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用命巽我遜朕位。岳
曰。否不德忝辱帝位。曰明明顯明在顯位之揚舉側陋微賤。師衆錫予

與　帝曰有鰥(無妻之名)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
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象傲(驕慢)克諧以孝烝烝(進進)乂(治)自
不格(至)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女(以女與人)于時(是)觀厥刑(法)于
二女釐(治)降(下)二女于嬀汭(嬀水之北)嬪(婦)于虞帝曰欽哉

明(明之)明(顯)明揚側陋(微賤之人)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
四岳群臣諸侯同辭以對也僉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
嘗聞其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四岳言舜不幸
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

奸惡也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呂氏曰）烝如饋之炊物烝烝以至于熟舜處頑嚚傲之間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奸之地（問）舜能使瞽瞍之不格奸何哉陳氏曰不格奸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使父子如初耳非謂能移其氣性使作聖賢（周子曰）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書通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睽乖次家人以二女夫澤睽二女象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熊氏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繫辭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

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旣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於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於此自羲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理會天道自疇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言理會地道自帝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義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爲重以知人爲難一

咨若時而得册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共工之静言庸違三咨治水而得鯀方命圮族直至咨四岳巽舜爲天下得人孟子人君以一身出而爲天地人物之宗主一不過爲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只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

人君職分之大綱不過如此董氏鼎曰帝堯爲五帝之盛堯典爲百篇之首篇呂氏東萊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而不溺於親愛之子不遺於疏賤之舜者

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敬不一目舉目實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啟其端焉讀是書者亦宜曰毋不敬（記曲禮）〇蔡氏曰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舉丹朱堯曰吁驩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堯於此時而俞之則小人得志矣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亦曰俞使堯舜於此時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將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

此所以爲堯舜之盛也前民目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四岳謂胤子朱啟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静言庸違此是堯知人用人處冊朱必俟驩共工必林驩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驩材幹便

是人材堯不如此此非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也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聖賢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之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

舜典今文古文皆有○今文無篇首二十八字至隋開皇購求遺典始得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

曰温良恭儉讓譬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温潤或取
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爲寶矣
陳氏曰舜繼堯曰重華如武繼文曰重光幽潛之中光華
出焉與闇然而日章中庸同意
愼徽美五典五典克從順納于百揆官名百揆時叙賓賓禮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山足烈迅風雷雨弗迷錯
五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掌敎

之官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董氏鼎曰此與堯典以親九族至時雍語意氣象相似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陳氏曰聖德及人而人化之聖德感天而

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詢所行之事而考其言）乃言厎可績（致可有功）三載（於今三年矣）汝陟帝位舜讓于德（有德之人）弗嗣

（呂氏曰）敷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諸（艱）以事必嘗敷陳以言故堯於此美其言與實相稱也

正月上日（朔日）受終于文祖（堯始祖之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

在（察）璿（美珠）璣（機）玉衡（横管）以齊七政

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爲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堯老舜攝)整理庶務(如協時正日封山濬川)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即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

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字長公巴郡人隱於落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劉宋錢樂又鑄銅爲渾天儀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刻十二辰側立黑雙環刻去極度數斜倚赤單環刻赤道度數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又爲白單環以承

其交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其環之內兩

面當中各施直距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曆家之說又以

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寫名恐未必然○朱子曰孔註

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

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眞氏曰察璿璣玉衡以揆

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顔色惟恐一毫少拂

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陳氏曰璣衡者在器之天也

七政者在天之天也在天之天不可得而見在器之天

所可得而察何莫非聖人心術淵源之所寓精神流通之所及豈可以淺窺哉與堯之欽若一心也

肆類祭名禮假郊祀于上帝禋于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望于山川徧周徧于群神

祭祀上下神祇以稱位告也

輯斂五瑞既盡月乃日覲見日日日見之四岳四方群牧諸侯九州牧伯班頒還瑞于群后即侯牧

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周禮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不同者則辨其僞陳氏曰輯瑞於攝

位之初者將以驗其信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旣

覲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秩次第于山川肆覲東后東方諸侯

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同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歸格于藝祖至廟而祭告藝祖即文祖用特特牲謂一牛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柴燔柴

所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

如五岳泰華高衡恒視三公四瀆江淮河濟視諸侯其餘視伯子

男者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

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各有分寸黃

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大呂丑夾

鍾卯仲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也六爲律六爲呂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聲有高下以之審度而度長短以之審量而量多少以之平衡而權輕重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則重濁而舒遲上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之根本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

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羊取其群大夫執鴈鴈取其候時而行一死士執雉雉取其守介所以為贄而見者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問建牧立伯大小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為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

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朱子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然天朝諸侯巡守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陳氏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中庸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林氏曰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

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

陳氏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解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問古之巡守不至千乘萬騎否　朱子曰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巡守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天子諸侯雖

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矣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周禮民功曰庸）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皆實以車服之證也○陳氏曰）五載之內天子各以其時而巡守於四岳諸侯各以其年而朝于京師此上下相交之禮也古之君臣情通政治其以此夫

肇（始）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楊豫梁雍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爲幷州幽州又分青爲營州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劉氏曰帝都冀州北接北狄而其域太於九州分冀爲幽幷以此二州捍狄使不得接畿甸所以壯帝畿之衛翼而禦外夷之輕侮也陳氏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封十有二山者表封域之鎮濬川者防壅塞之患州十有二山亦如之至於川之濬者則不可以數拘焉川之大者

濬之小者亦濬之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
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脉導則不容以
或略也楊氏曰十二州并分爲九州舜以州并或分或合因勢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
辟五刑之正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
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

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
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本末垂章官府之刑夏楚二
物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其罪蓋
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
五句者從重入輕流宥鞭扑贖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
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
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
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

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眚災肆赦）或由輕而即重（怙終賊刑）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

法之正也。穆王專訓贖刑，蓋本之舜典金作贖刑之語。蓋嘗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其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朱子曰：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已，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孟子）之一端也今（宋）徒（徒役）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窮察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賊竊之類者（强暴之男侵啖貞女）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斷罪日當）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寛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

無毫釐抄音眇忽之差十髮曰毫十毫曰釐漢書造計抄忽註抄未芒忽蛛網皆物之細也
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
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聖人
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所謂
天下之大本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
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
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
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至虛而好醜無所遁

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中和而
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
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
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
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
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

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
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能
縱有罪之人是又未嘗不屈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
行固自若也象以典刑至欽恤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
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
或者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
不忍人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扑
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

傷淫盜之凶賊而反恐其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盛而以是爲得哉若夫穆王之事始

必由其怨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
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豊而又能於輕刑之說以違
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錄呂刑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尚
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程子有策問云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
於後世乎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孔子旣攝行相事誅其亂
政太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
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
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

不爲叛臣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意爲是以
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疑之盖論語所不載子
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誤且駁而猶
不道也左傳爲春秋內傳國語爲春秋外傳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
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或問惟刑之
恤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意不然刑者民之司命不
可不謹乃矜恤之恤耳◇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
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宋之

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

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 裁字

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

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惟壽皇

孝宗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陳氏曰不欽則或失於怠慢

不恤則或失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

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

流共工 窮奇 于幽州放 畫 驩兜 渾敦 于崇山竄 逐 三苗 即饕餮 于

三危殛(拘囚)鯀(檮杌)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三苗恃險爲亂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
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盖因是人有可
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
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四凶在堯時其罪未彰又他
是箇世家大族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問舜不惟德盛
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
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

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惡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因其迹而竄之也林氏曰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歷試歷試雖攝之時實受堯命也

三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死百姓圻內民如喪考妣三載四海圻外民遏絶密靜八音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此也

月正元日朔日舜格至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以闢四門廣視開聽者咨詢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

之壅蔽以天下之耳為耳○唐孔氏曰明四方之目使以天下之目為目○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己悉聞見之○陳氏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即位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詢岳闢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象明目達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精神

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遠能邇惇厚德允元仁厚而難拒絕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優柔而習之姑服使之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允此

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
相率而服從矣陳氏曰重民食一邇遐親君子遠小人則
內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庸功熙廣帝堯之載事使宅居百
揆亮明采事惠順疇類僉衆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是懋勉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
曰兪汝往哉

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

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以司空作宰相之事）錄其舊績（平水土）而勉其新功（百揆之事）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昻（奮庸）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劉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陳氏曰）舜豈不知禹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

帝曰棄黎民阻厄飢汝后稷播布時百穀

此因禹之讓而申重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稷少好耕農堯舉爲農師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唐孔氏曰黎民阻飢謂往者洪水時

呂氏曰阻飢猾夏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爲唐虞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司徒掌教之官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

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矣孟子所引堯言（堯命契）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振作）德（加惠）之亦此意也

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朱子曰也只是怕（懼）恁地（如此）如今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得其當今人爲

寬至於事無統紀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惠○陳氏曰施

敎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 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

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敷敎之道必主於敬而尤

在於寬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於從

二者不可偏廢苟一於敬則或失於急迫一於寬則或

失於縱弛皆所不可史臣紀舜愼徽五典有敬敷之

意徽有在寬之意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亂夏文明之地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服其罪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士理官也三就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陳氏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火雷噬嗑明罰勑法山火賁无敢折獄火山旅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其象皆有取於離火爲用刑在惟明可知矣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也明則情僞畢知不允不足以當人罪允則輕重各當○董氏曰

言帝者之世詳於化(禮樂)而略於政(兵刑)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士師)而禮樂分為二(秩宗典樂)成周(周官)禮樂之官合為一(宗伯)而兵刑分為二(司馬司寇)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然經止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皐陶則兵刑非兼掌矣

帝曰疇若(誰能順治)予工(百工之事)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音殊)斨暨伯與(音祭)帝曰俞往哉汝諧(汝和其職)

垂有巧思〔虞氏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

帝曰疇若予上下〔山林爲象〕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掌山澤之官〔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見唐虞天涵地育

廣大氣象陳氏曰餘官有敎戒之辭工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林氏曰益雖掌火烈山澤特爲禹之佐至此方正爲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早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可以交於神明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剛而無同毋虐

簡而無傲(樂德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語也)八音克諧無相奪(侵亂)倫(倫次)神人以和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祗庸孝友復以樂語教之曰興道諷頌言語周禮而充以樂舞教之以律同六律同聲音大合樂正自夔所職充廣之○直溫以下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樂語也

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論語泰伯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旣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旣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淸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土商金角木徵水羽火也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淸且短爲商角徵羽旣有長

短清濁則又以十二律和之所謂律和聲也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盖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黃鍾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爲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簇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恊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朱子曰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

諸巳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正謂此也胄后夔典樂四語與皐陶九德旨意如何陳氏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皐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也○陳氏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

帝曰龍朕堲疾讒說殄行傷人之事震驚駭朕師衆命汝作納言夙早夜出納朕命惟允

命令政教必使審諦審之既允允當而後出則讒説不得行

敷奏復事奏逆奏受下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

陳氏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極壬姦猶

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

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

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爲治之

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

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

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群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相天工事

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僧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禹垂益夷夔龍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

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典樂)命令(納言)其禮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司空)若百工

共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
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司馬)秋(司寇)二官蓋帝王之法隨時
制宜所謂損益可知(夫子答子張)者如此(朱子曰)稷契皐陶夔
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他掌教掌刑掌禮樂都是
秀才做底事如垂益之類皆是做麄畜底所以教他治
山虞治工是他只會做這般事(陳氏曰)益之嘉言見於書
者甚多禹皐陶之亞也觀禹薦益可見矣朱子謂益只
做得麄畜底事聖人固隨才授官然隆古之才何施不

可此語疑錄者之誤　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音佩背同）三苗

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按三苗負固（左洞庭右彭蠡）不服

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之禹治水時三危已宅而舊都

猶頑不即（就）工（役）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

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

陳氏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

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以遠以要其成不肆不

拘所以爲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會計）詔（定）廢置三歲討

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吳氏曰三苗之民頑而習惡故

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

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陳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便不俟黜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不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

舜自初年咨命群臣之外惟有考績分北三條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所爲

舜生三十徵召庸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昇遐乃死

陳氏曰史於舜即位之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篇末總序

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論語衛靈公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有爲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爲也

饒氏曰舜典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辯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

董氏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尚不無異於一字之間何也堯爲治

無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若無爲故謂之君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出孟子滕文公下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愼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十年內事自受終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即帝位舜之君道乃可見爾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

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爲君之道歟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繫辭)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漢光武)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魏明帝)安識君道也哉叢脞惰墮(皐陶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舜無是事而皐陶猶有是戒爲君者可以監矣

大禹謨今文無古文有

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謨謀也何也禹告舜曰后臣克艱而政乂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爲先而禹貢爲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歟胼胝皮肉堅厚也列子楊朱云禹荒土功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禹名敷于四海祗敬承于帝舜

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曁聲敎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旣已布其文敎於四海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呂氏曰祇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也陳氏曰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敷也故責難之恭陳善之敬曷嘗斯須少忘也哉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

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

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林氏曰人知

舜恭已以享無爲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話一言未

嘗不以艱難爲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爲

之治也陳氏曰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陳氏曰後世言政

不及化政乂而民敏德政非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屬

皆本原於共政之君臣精神心術中

帝曰俞允若茲嘉善言罔攸伏斷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民之窮者)不廢困窮(士不遇者)惟帝(堯)時克

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舍己)順理(從人)愛民(不虐)好士(不廢)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陳氏曰)言罔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尤稽衆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自足(滿足)也孔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爲堯舜其猶病(不足)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

矣真氏曰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益曰都帝堯德廣大無外運行不息乃聖大而化之乃神聖不可知乃武有威可畏乃文英華發外皇天眷顧命奄盡有四海爲天下君

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所以勉舜也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

禹曰惠順迪道吉從逆凶惟影響

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

克艱者朱子曰廸兵是顕問須得邵堯夫之術日吾之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今日晴明日雨吾安能知耶

益曰吁戒哉儆警同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讒勿疑疑謀勿成成就百志慮惟熙罔違道以

于百姓之譽罔咈逆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

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

邪不能果斷謂之疑有所圖爲擬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九州之外世（三十年曰一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入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林氏曰舜大聖人益所）戒乃知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朱子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無虞之時遂微哉如此）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美董督之用威畏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禹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益言儆戒之道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細察虞書言養民之政甚詳成周立法至備皆出於此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土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脩矣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

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當有以激勵之其勤於是九功者則戒儆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

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俟能思初安能惟思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朱子曰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限也○此便是作韶樂之本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王氏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三事養民之具也溝澮之導瀦水之蓄井之浚畑水之脩也鑽燧有變焚萊萊草有禁火之脩也產生之於地取之有時鉻石範鑄而成之金之脩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擇林而取之木之脩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萬物土之脩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脩也

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
六府之序無恒産則無恒心六府脩然後可以正民德
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爲先三事之序也張氏曰戒用休若
周官大比興賢能三年大比賓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
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宅無草木者有里布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吳氏曰勸以九歌者被
之絃管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州正趨音促其家事里宰

趨其耕耨篇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
日之蜡音乍歲終祭八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呂氏曰消
息生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
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
成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
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
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是乃功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平水土以美之也張氏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地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呂氏曰雖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衆蓋命之攝位

禹曰朕德罔克不能勝任民不依皋陶邁勇往力行種德德乃降下及民

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皐陶在茲念之而不忘釋茲在茲舍之而他求

名言茲在茲名言於口允出茲在茲誠發於心惟帝念功

陳氏曰皐陶所掌者刑其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問舜之時在庭之臣亦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揚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皐施五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

無皐陶孟子（滕文公上）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而子夏（顏淵）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揚雄論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皐陶者）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犯）予正（政）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帝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

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朱子曰法家者流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刑弼教雖舜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戒所謂辟刑以止辟君陳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

可廢（林氏曰）出敎則入刑出刑則入敎使民趨敎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皐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敎而不知有皐之刑盡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過）臨下以簡（不煩）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誤過）無大刑故（故犯）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常）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遽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
公羊傳如此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
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
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
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
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
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用刑行賞
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此所以漸涵浸漬有以入

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

犯于有司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上也

陳氏曰舜以無刑爲皐陶之功皐陶推原所以無刑本於帝舜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

欲以治敎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

呂氏曰掌刑何以能風動四方蓋皐陶之刑非徒刑乃德

敎也四方鼓舞於德敎中休襄無所焉

帝曰來禹洚水（洪水也洚洞無涯）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盛大）乃德嘉（美）乃丕（大）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升元后大君）

水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不已不敢以爲非已之責而自寛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呂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有洪水也舜在當時認洪水

爲己責弘居百世下乃推而歸之於堯聖人小人之心
相萬也陳氏曰通曆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聖人重分寸
之陰而輕尺璧語曰菲飲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陳氏曰能者忌
之媒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聖賢所爲盡己而已王氏曰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
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
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

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見論語堯曰篇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朱子曰人心道心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

目之欲上去是人心從義理上去是道心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飲食人心也須是飲其所當飲食其所當食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尸子孔子至於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食嗟來之食（見禮記檀弓）則人心勝而道心亡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人心如船道心如柁（柁正舟木）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〇三聖（堯舜禹）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實異蓋精一

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三句較仔細是執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舜相禹尚未曉得）堯告舜只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堯曰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周武王）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

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顧擇善惟精也固執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惟精也篤行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而何誠意則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

無稽不考於古之言勿聽弗詢不咨於衆之謀勿庸用

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上文既言存心精一執中出治之本

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無稽言勿聽弗詢謀勿庸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善興戎兵朕言不再

陳氏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道統也

禹曰枚歷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占卜之官惟先蔽斷

志昆後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卜筮著協從卜不習吉不待重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堯廟率百官若帝之初帝舜受終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是有苗弗率不循教命汝徂往征正其罪禹乃會羣后誓戒于師曰濟濟和整眾盛貌有眾咸聽朕命蠢動也蠢蠢然無知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故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禹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禹居攝十七年而禀命於舜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禀堯之命無疑陳氏曰舜時溥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

三旬三十日苗民逆命益贊佐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音戒至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舜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仁覆閔下謂之旻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敬其子職之事見瞽瞍頑愚夔夔齊莊敬慄戰慄瞽亦允信若順至諴諴感物曰諴感神矧

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師振（整）旅帝乃誕（大）敷
文（文命）德（德教）舞干（楯）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七十日）有苗格（至）
以師臨之閲月苗頑猶不聽服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
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
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
干楯羽翳也（武舞執干文舞執羽）皆舞者所執兩階賓主之階也
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
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也臣以禹班師而歸遞

其威武專尚德化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朱子曰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意 呂氏曰苗民障蔽之深譬如春風未至而陰崖寒谷猶未發榮 陳氏曰益以滿損謙益爲言蓋懼其有非苗是己之心故引帝之負罪引慝以實之欲其謙德之益勉也益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順神

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須兵而服矣胡氏曰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旬而力未足以成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讚欲尚德而不尚力也禹於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不尚力爭而務德化可見唐虞氣象若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班師乎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楊氏曰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

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敷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有無不然者夫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於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拔反兵而不疑舜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阻壞幾事而禹之事爲逗遛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

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呂氏曰禹自會曉此理闓益之贊其從如響略無凝滯干羽舞階朝廷間暇自然而然非故爲如此而苗自格此如春風流行暢達寒谷草木自皆發榮也

皐陶謨今文古文皆有○馬氏曰此篇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故楊雄曰皐陶以智爲帝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蹈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然其言如何皐陶曰都美其問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

輔而國治矣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
國治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也
李氏曰取人以身脩身者知人安民之本歟　眞氏曰人君一
身天下國家之本中庸九經之序自修身至懷諸侯其亦有所
祖於此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是惟帝堯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竄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善色孔大壬包藏姦惡

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禹言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
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
雖黨惡如驩兜昏迷如有苗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
惡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
楊氏曰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
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亦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
民者未之有也陳氏曰君道在知人安民兩者知人然後
能安民又其序也張氏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

四凶堯豈不能（程子曰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皐陶曰都亦（總）行（見於行）有九德亦（總）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行某事某事）禹曰何皐陶曰寬（寬弘）而栗（莊栗）柔（柔順）而立（植立）愿（謹愿）而恭（恭恪）亂（有治）而敬（敬畏）擾（馴擾）而毅（果毅）直（徑直）而溫（溫和）簡（簡易）而廉（廉隅）剛（剛健）而塞（篤實）彊（彊勇）而義（好義）彰厥有常吉（吉士）哉

九德之目（十八種闕合將來）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
偏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陳氏曰）皐
陶謂能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
而知人之道盡矣（陳氏曰）君之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
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幾何不虛譽隆高而實
德病（不足）矣（蔡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
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

日宣（明）三德夙夜浚（治）明有家（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明）采

有邦諸侯翕合受數布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相師
法百工惟時撫順于五辰庶績其凝成

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

者艮以此也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主

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

每季寄旺十八日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蔡氏曰皐

陶本論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王氏曰日宣三德之

賢使任有家日嚴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皆作君用

賢說庶與下文翕受敷施相合胡氏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

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

辰也司空以時相陂隄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爲德在木布德施惠賑窮

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木之辰四辰順土在其中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戒謹業業危懼一日二日萬幾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陳氏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惟戒逸欲而存兢業惕

事之幾微無不洞燭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萬幾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

天敘有典勅正我五典五惇厚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勉哉懋懋哉有虞馬本作五庸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

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湯誥上帝降衷于下民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五典即五倫陳氏曰五禮是吉凶軍賓嘉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周官司服公服袞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毳冕五章孤服絺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士服皮弁無章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

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朱子曰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已何與焉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晉文公出左傳隧天子葬禮王章也卿得以反坫管仲見論語反爵於坫諸侯禮大夫得以雍徹魯三家見論語歌雍徹俎天子禮娼

優下賤得以后節瀆文而人道亂故聖人爲禮以節之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逞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陳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出左傳劉子語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爲德君必體福善之天以章其德戾是衷者爲罪君必體禍淫之天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典禮教化也

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
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
其禮服刑將失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
道代天理物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呂氏
日寅恭衷典庸礼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
所悖所庸皆天之典礼否則歷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
心當懋勉不已一有息息賞
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威古文作畏畏威通用
明顯其善畏威其惡達于上天下民敬哉有土有民社

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人而一之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眞氏曰武夷胡氏嘗舉皐陶謨天叙至有土章曰皐陶之學極純粹

皐陶曰朕言惠順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贊而又贊襄成哉

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

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不敢計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董氏曰皐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蓋二者雖均爲難事而知人爲尤難必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於安民之中則惣政事敎有土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歟

益稷今文古文皆有以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勉力
不怠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昏瞀墊墊溺予乘四載隨循山刊除木暨益奏進庶鮮食血食予
決九川九州之川距至四海濬深畎澮距川暨稷播布種奏庶艱
難食鮮食懋勉遷交易有無化變化居居積烝衆民乃粒萬邦作
乂興起事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謂

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以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敕倫反一作橇山乘樏倫追反一作梮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播謂布種五穀艱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水患既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

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
保其治於無窮而已皋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陳氏曰舜
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備前舜猶渇聞不倦方
使禹亦如皐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謂
思日孜孜力行不怠勉爲善於已此禹好善無窮之心
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舜禹之所以聖
其亦以此歟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
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

之功不可忘也所以思曰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董氏曰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故所至之處有可採求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受其方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陳氏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者萬事所由之禹平生受用惟在孜孜勤勞而已 蔡氏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

共有功焉故言曁益曁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共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微惟康安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美

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止者心之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審萬事之幾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求箇安穩處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

無一不至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眞氏曰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史氏曰堯安安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通書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欽止而而盡欽敬復禮焉執固持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

孔氏曰隣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陳氏曰臣隣皆指禹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音佐佑輔之翼之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像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紩以爲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忽治之反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隣之義也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

汝以有爲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音柚又魯水反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服所以象德皆雜施五采藍丹砂粉墨以爲五色青黃赤白黑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天子諸侯大夫士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擬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而治之得失可知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汝聽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也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出出詩而播之樂章

呂氏曰作服禮之大者也六律五聲八音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禮記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王氏曰敷典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饑皋陶治姦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察聲音然彼皆各治一官

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正其失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隣之職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於弼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而乃以爲警戒所以爲聖呂氏曰舜非有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爲面是背非也聖人敬畏不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求之之切如此○陳氏曰四隣諸臣各有其

職面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是）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掌樂之官）以納言時而颺之格（以過）則承（進）之庸（用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在是指忠直言）侯射侯也（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

其心不正則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
也必矣撻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錄
其過惡以識於册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
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
三者之教啟其憤發其悱覆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
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又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
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
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此即龍

之所與而此命伯禹總之也呂氏曰詩可見人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不類便能知之○葉氏曰鄭伯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叔向知伯有將爲戮子展後亡○吳氏亦猶是也論曰帝舜爲君爲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陳氏曰聖人之心以天下未嘗無不可化之人而人亦未有終自絶於爲善之理此聖世所以無不化之人而有比屋可封之俗也漢書王莽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角蒼生蒼蒼然而生萬邦黎獻黎民之賢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明其衆庶以功車

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不如是）敷同日奏（進）罔功

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

用之臣違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懲哉陳氏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舜典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鄂格反不休息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比淫乱世堯之天下予創懲若時是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甫及四日即往治水啓呱呱音孤泣聲而泣予弗子惟荒大度相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五千里州十有二

師外薄迫四海咸建五長各迪蹈行有功苗頑弗即就工官悛

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

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

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

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

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疆理

宇內乃人君之事故曰弼成五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十二師畧外五長者如此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言其刑罰當罪可以

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歟（施刑以殺之則未弛德者懼此如九功惟象之後蓋之用威不容已也）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竊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謙又增脩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

舜之此言雖在三載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朱子曰苗弗即工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史記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湖南溪洞蠻猺有四種曰犵曰狑曰傜莫曼擺曰猶豈苗之遺民乎馬氏曰隆古君臣告戒乃如此後世諱諫忌諱可以戒矣

眞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陶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陳氏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

首君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爲一物梗化則有不能

忘之意 董氏曰 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怪其然也傲凶之

石可以攻 治 王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進戒豈

爲過哉當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内則有丹朱之可

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者此聖之所

以益聖也

夔曰戛 考 擊鳴球 玉名 搏 至 拊 循 琴瑟以詠 琴五弦瑟二十四弦 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 堂下 管 竹 鼗 音桃 鼓柄 有 鼓合止柷 音祝

敔(音語)笙鏞(大鍾)以間鳥獸蹌蹌(行動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
之聲格神之格思之格丹朱堯之後為賓於虞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下堂下之樂也始作
擊柷(如漆桶中有椎柄)以合之將終櫟(音歷)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籈(音真)櫟之)
以止之上言以詠此言以間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
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樂
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

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箾韶舜樂之總名九成猶所謂九變（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舞而有容儀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施簧於管端）鏞之虡（鍾柱）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

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瓠音平又音户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葡平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曰德至矣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

韶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唐孔氏曰功成道治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

夔曰於予擊重擊石拊輕擊石百獸率舞庶尹正允諧

八音獨言石者以其難和也百獸舞物蹲貌謂之獸可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庶尹者衆官之長信皆和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吳氏曰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

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帝庸（用）作歌（詩歌）曰勑（戒）天之命惟時惟幾（微）事之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廣）哉皋陶拜手（首至手）稽首（又至地）颺大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續）載（成）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哉又歌曰元首叢脞（煩碎）哉股肱惰（懈怠）哉萬事墮（音朵 傾圯也）哉帝拜曰俞（然）往（治其職）欽哉

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
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
和然須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
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
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
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
皋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所守之法
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興事而數考

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君明則臣良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玆所以爲不可及也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詩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陳氏曰用變言功成作樂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

保治在勑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

於已人事之盡即天也乃歌之意專責望於臣賡歌之

意專責望於君君臣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

簫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

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當和樂之時不

忘戒謹之意惟虞舜能之後世歌工頌美之辭安識此

意眞氏曰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

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陳氏曰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皐陶意謂參

實不可以復往極治之可以更加故因常振奮增廣之
意而欲其於謹慎者察之已必謹守戚憲必屢察已戚
於是賡歌謂君臣能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廣事
惟底於康安而已下必過於學廣巧可以為泰和而保
天命矣明非聰察之需聰察則流於叢脞宜非載賡之
謂敕幾則流於情偷矣九成之韶勅天之歌非可以二
觀也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
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為爭者宜深玩繹也